

論劉非烈小說的思想

張恒豪

一

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廿三日，一個老人悄悄地走了，不但走離了香港那十里洋場，而且也走離了這個烽火連天的多難寰宇。兩個月後，他的兒子——被後人推崇為臺灣廣播劇的拓荒者與傑出的小說家^①——以哀慟逾恆的心情，在第六十五期的「野風」，寫下了「遙寄亡靈」一文。其中一段，如此寫道：

「父親：我一個人從新公園躑躅到淡水河，從淡水河到了到新公園的時候，夜已深了！我彷彿聽到死神的呼吸，我彷彿聽到死神的聲音，牠像一頭巨獸，

在我的四邊窺伺，哦，父親，我認識牠，從四十年初春，我聽說家已經破產而我又無法滙錢回家起，我就交上這個朋友！牠以那氣息，流走在我的大部份的作品裏；而牠，以牠那腳步踐踏在我的心底。自從，我聽說您以您那六十的風燭殘年，而仍難免於靠操作來維持生活起，我就常常想到死！爲了對抗死神加於我的侵襲，我寫了不少鼓勵人家活下去的文章，然而，這不能塗改您那幅淒涼晚景，而今天，拉下這幅畫幕的是您自己！」

與其說是浪子的懺語，不如說是一個勇者的告白

。這位兼具浪子血液與勇者氣概的人，便是一生坎坷、慷慨悲涼的劉非烈！

當我們研討他畢生所留下將近三十篇的小說，即可證實此段心聲，是何等的悲切！作為劉非烈的文學評論和思想探微，它實在是一段極可重視的註腳和旁證。

二

一個立志從事文學生命的煮字者，透過他的生活體驗，往往有他關注，探索不休的基本問題。這些執着的癥結，常會自覺或不自覺的，如同伏流般地滲透在個人的作品裏。譬如：卡繆——荒謬的存在、貝克特——等待的虛無、賽珍珠——大地的感情、雷馬克——戰爭的陰影，或是勞倫斯的性意識、川端的孤絕美等等。這些心結的迷惑，往往發軔於作者個人靈魂的苦悶、和對宇宙的質疑；然而，於此一問題的觀照，確可管窺出作者一己的思想和懷抱。

時代背景：從民國十二年到四十六年；社會背景：跨越於大陸和臺灣兩地。身爲一個當代的中國作家，我以為劉非烈的人生經驗，有五點是可資參考的：

第一、藝術的執着。第二、戰爭的體驗。第三、愛情的失落。第四、人亡與家破。第五、貧疾的交煎。

民國十二年，劉非烈生於廣東中山。父親是香港紗廠的大亨，經濟相當豐裕，幼年生活，過得十分幸福。然而由於與生俱來的藝術狂熱，當他一走出中學校門，便離鄉背井，偷跑到廣州去學粵劇，後來又改學音樂。

「到抗戰勝利前一年、二年，他已經成了一個很能幹的戲劇工作者；一些工人團體演戲的時候，總找他幫忙；他更大的志願在音樂，他自知不是個演戲的材料，他希望下幾年功夫，做個出色的男低音；可是他的父親沒辦法供他走這條路，他連買樂譜的錢也沒有呢！有時候大家深夜踱步於九龍彌敦道上，他就情不自禁地把從別處學來的男低音獨唱的神態模仿起來，旁若無人的引吭高歌。可是一想到學音樂要走一段很遠的路，更要花一堆錢，『去你媽的！』他咒罵起來，就不再哼下去。」^②

民國三十七年冬天，劉非烈邀朋來臺。經營茶商失敗，以及往昔夢想之不能實現，因此，此時的他只一心想成爲作家。爲了實現這個理想，他抽空大量鑽

研中外的文學作品，參加中國文藝協會主辦的「小說研究組」，並且開始寫作。雖然當時所寄出去的稿件，十九都石沉大海，但他對寫作却愈挫愈奮、熱情始終不渝。

這是他對藝術的執着，也是他畢生以筆耕爲職志的原因。

民國三十五年春，朱白水先生邀約劉非烈，偕同藝術團隊隨軍到關外去從事戰地工作。在「工作、學習、創作」一文中，朱白水先生如此回憶說：

「我們從秦皇島登陸，跟着部隊經錦州、瀋陽、鐵嶺、開原，直達四平街。在四平街，我們跟共匪狼狽地打了一仗；在戰爭中，由於展開戰地藝宣工作，他跟我奔馳於煙硝彈火之間，不止一次地碰過很可怕的遭遇。他膽大，有幹勁，總是使我們化險爲夷地歸來。很快地，他贏得大家的讚佩。」

在吉林快要棄守前，我們天天在零下五六度的嚴寒中，背着卡賓槍通過有敵人的狙擊兵的雪地，他勇敢而近乎過於冒險地去完成所要求的工作。」

這是他戰爭的體驗。檢視劉非烈的一生作品，雖然，他總缺乏「齊瓦哥醫生」與「戰爭與和平」那種

雄邁的戰爭背景，但是硝煙的氣息，却使他對流亡中的人性和意志，有更深刻的透視。這是他作品中的思想源流之一。

劉非烈粗獷豪邁、浪蕩不羈，在戎馬倥傯的生涯，曾有過一段感情的暗傷，這使他沉緬於酒色，以尋求精神的解脫。爾後來臺，一直在孤獨中飄泊，有如無所寄託的流雲。在「遙寄亡靈」中，有段文字如此記載：

「父親，我雖然孤獨地流浪了十五年，但此刻，我感到從未有如此地孤獨過。於是，我渴望自己有個家了！父親，我記得在您病中，母親曾有信來，告訴我您盼望我趕快結婚，您想看到我的妻子的照片，想聽到兒媳稱您一聲爹！而愚蠢的我粗糙的我忤逆的我啊，竟敢告訴您——我缺乏組織家庭的能力。哦哦，上帝饒恕我沒有對一個垂死的人撒謊。父親，我由衷地需要一個家了，爲了您留下的寡母，留下的孤兒，爲了您留下的渴望……可是啊，我願盼於這清冷的夜之都市，我問：誰個不幸的女郎才將是這貧家的主婦？」

真正的孤獨，不是無伴，而是茫茫人海無一知音

；真正的失落，不是有家歸不得，而是無家可歸！心靈的寄託、精神的慰藉，是一個浪子所覓求的最終歸屬。正因為感情的失落，才促使劉非烈在他的作品中，另闢起一個靈魂重生的世界。藉此奔放的喜悅，來澆心中的塊壘，將自己的涓涓愛心，投注於字裏行間。這是他作品中的思想源流之二。

民國四十一年，他的父親在香港經商失敗，負債倒閉，不久便憂悵而終。父親的亡故，使得他的精神力量完全斷絕。而他的母親呢？

「在東方透出一抹慘白的時候，我離開了街頭，伏在案前為母親寫信。父親，她是個世上最可憫的女人，還會比一個孤單的貧苦的老年人的女人更苦嗎？父親，在臺北我是舉目無親的男人，而在香港，母親是個舉目無親的女人！」③

母親的淪落，使得他心靈的歸依也全然破滅。而他自己朝思暮想渴望一手建立的家呢？其病劇垂危之際，三月廿日的書信裏如此透露：

「我在此間十分寂寞，人家白天上班了，我想寫又寫不出，躺在床上等時間之過去，我到如今更覺得老婆之重要了！這次如果我還能活下去，我必須想法

子娶老婆了！」

但，誰個不幸的女郎才將是這貧家的主婦？

這是他的人亡與家破。人，陷溺於逆境之時，有的自甘墮落，向現實低頭；有的改志變節，對人生妥協。然而，劉非烈却揩乾眼淚、抑住悲懷，毅然拿起筆來，以人溺己溺、悲天憫人的胸襟，從一己的悲痛，去洞察更多人的悲痛；用個人的愛心，去關懷大眾。他曾對司馬中原說過：

「我要像傑克倫敦那樣，我要生活到：荒野、貧民窟、農村和海上。」

這是他作品中的思想源流之三。

因為父親的死，自己服務公司的歇業，使他面臨生活重大的威脅，再加上鼻塞症、胃病、神經衰弱症的襲擾，把他折騰得無法脫身。每月，他除了自己的開支外，還得設法滙錢到香港去接養他的母親，但以區區的收入，實在不勝負擔。因此，他經常和當舖結下了之緣。他常常一個人用強胃散和鎮定劑，來支持他通宵的寫稿，然後一早起來，捲起走廊的舖蓋（他是寄人籬下的），喝白開水，把僅有的四毛錢放在口袋裏，跟着公共汽車跑到中廣交稿。後來，由於辛

魚的介紹，他到彰化的溪州糖廠任事，爲了更進一步了解臺灣的農村實況，不惜抱病參加耕作，親手插秧，由於終日屈身於水田，兩足如鳧鴨，故又感染了風濕，到處服藥無效，再加上醫生也束手無策，很快地，風濕便轉成了不治之疾——骨痛。

當年，輾轉於病榻，他曾這樣寫道：

「我現在既空虛而又害怕，生與死之間只差一線，日間心臟大受影響，常常搏動利害，我不怕死，但怕死得無聲無臭，我是個俗人，希望自己死於聲譽崇高。母親又在鬧病，幾度催我寄錢，我亦只能先顧自己，靜夜澈思，殊屬愧怍難安。記得幼時我有病，父親亦有病，他總是先顧我後顧他自己的。如今我竟毫無辦法。」④

「停薪留職之意甚善，但我究屬何時尙能就職，真是只有上帝才知，我今極崇拜「死亡」與「宗教」，兩個月半之劇痛可使鐵鋼溶爲岩漿，我已非男子漢。奈何，雖泣之者再，而天地不聞，唯恨生不逢辰而已。（中略）「作家多病」小文早已在本人心中讀熟矣，但既淪落爲作家，只有盡本份受苦而已。」⑤

斑斑血書、字字深情，這是他的貧疾交煎。然而

，這些無情的打擊，並沒有消磨他的意志，他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，相反的，他活得極其剛毅！極其傲骨！透過他的筆管，他向多難的塵宇，強調人性的尊嚴，和肯定生存的价值。「意志」和「愛」，是貫徹他文學生命的兩大主流。他曾激動地對知友司馬中原表白：

「我活着不要人同情，我死後不要人捧我爲天才。」

「如果我用四條腿走路，我就是狗！如果我做狗出了名，我不過只是一隻出了名的狗而已！」⑥

這種生不願當狗、死不願被捧爲天才的傲骨，乃是劉非烈生爲劉非烈最可愛、最讓人咀嚼的地方。貧疾的交煎，實在是他思想的源流之四。

三

坎坷的人生經歷，使他備嘗了愛的幻滅、家的破敗、人的凋落、錢的威脅、病的煎熬；多難的時代背景，使他奔波於抗日的荊棘，親飲了剿匪的槍林彈雨，體驗到大陸失守的逃亡滋味和流落，更使他目親了臺灣由漠漠的荒陬走向於欣欣的蒼嶼。外界的刺激，

促使他的心潮起了極大的波動，他不再是沉緬於暖房的襁褓，他更不再是酣歌於庭阼的香江年少。他纖麗的柔腸，變成了悲鬱雄深，然而他先天的浪漫情調，又美化了此時的落魄沉涼。他頗能正視人間的苦難，然後以理化情，在其小說的世界，另闢一可俯仰千古的天地，去鼓舞卑微的族類，共臻於自由博愛的淨土。直索他內在的氣質，我以為他具有下列三種典型：

第一、英雄式的追尋。

第二、浪漫者的情調。

第三、老哲人的悵懷。

綜觀劉非烈的小說，不乏一種悲劇英雄對理念追尋的題材。譬如「拳師的悲哀」，那個流浪的拳師，雖征服了塵俗的虛榮，卻迷失於感情的漩渦。「石上花」裏的老人，爲了完成一種無我的意念，不懼羣衆的驚濤駭浪，勇敢地自我犧牲。「毒魚簾」裏的化驗師，堅持頭可斷志不可沒的理念，竟舉家自盡，接受顛倒死亡的挑戰。這種「英雄式的追尋」的氣質，往往表現在他小說的骨架上。

其次，假如浪漫是意味着酷愛自然、強調主觀、

崇尚神秘、偏向渴望和理想、注重人性的發揮、嚮往熱烈的感情生活，那麼，浪漫者的情調，便是貫穿在劉非烈的小說中最普遍的命脈。「悽愴夢幻曲」，雖然是一個感情豐富的提琴手和純潔的鋼琴少女的愛情悲劇，但何嘗不是一位藝術家，強調主觀，在意境的超越上，爲美爲理想而殉身的血詩？「江郎才已盡」，寫的是詩人與護士的心靈交流，同時也是在刻劃偉大的人性，渴求與自然合一的故事。⑦「乳燕飛」旨在敘述一對恩愛夫婦，妻子爲了保護自己的女兒，免以被蒼鷹所啄，却以身相捨，而丈夫在奮力搶救之後，竟呼天喚地、悲慟欲絕，此一感動局面，促使一個即將面臨破碎、勞燕分飛的家庭，重拾舊歡，閤家團聚。作者無非是在抒發造物者，既賦予我們愛情的本能，我們曾因而歡樂，則我們就應該肩負起愛情的責任。這種「浪漫者的情調」的氣質，通常充塞在他小說的血肉裏。

哲人的悵懷，使得劉非烈有時像一個冷智的觀照者，超立於其作品之上，俯瞰他筆下的芸芸衆生；但有時，他的理智控制不了感情，又不免像一個激情的安撫者，佇立於其作品之間，用那顆悲憫的心靈，來

緊貼那羣卑微人物受傷的心軌。例如「白石路」裏，作者以「我」的第一人稱單一敘事觀點，很朦朧地傳達出一個似隨風來，又如隨影去的傳統紅顏，她的天真、她酡紅的嬌羞、她聽命於父母的婚姻，以及她的驕橫任性，最後她那一縷縷柔絲樣的清馨的哀鳴。：作者在此並沒有流於小寡婦蜷曲於巷角的濫情，他只是很清淡地反映出一個封建女子既定的宿命，他理智觀照的影子是處處可窺的。「瘋婦」，是在回溯一個善良女人，母親的死，丈夫的變故，自己唯一的遺腹子的被賣，於無可抗拒的命運下，被逼成瘋的人間悲劇。但是，作者並不希冀下沉的力量支配她，反而，讓她瘋狂地在疾風迅雷中奔跑，雨水摻雜着她的淚水，讓她的呼號——「我不賣，我不賣了！」——像箭一樣地劃過馬路，劃進人們的心房。於此我們似乎聽到作者的脈息，像是在與那個瘋婦的呼吸相通，瘋婦的迅雷下狂喊，驟雨中裸奔，多情的劉非烈好像一直尾隨在後，和她共嘗這人間的淒風苦雨，向冥冥的上蒼發出憤懣的控訴，向冒煙的長河擊出——「我要活下去！」的吶喊！又如「生命」裏那對苦難的朋友，他們的同病相憐、患難與共，竟然癱腿的男子娶了

瞎眼的女子，而他們婚後的彼此扶持、恩愛不渝，却克服了環境的逆流。正如作者所言——是的，有了那雙炯炯如電的目光，有了這雙健如老松的腿，他們將永遠用不着依賴什麼了；當兩個生命合而為一的時候，一切殘缺的都完美起來了！——而他們愛的結晶，那個童眸晶瑩的小娃娃，當那粗壯、雪白的小腿剛落地的霎那，我們似可預感得到：在那劉非烈乍喜的笑靨後，定是隱藏着滿眶的淚水。他那激情的安撫意味是相當濃烈的。這種「老哲人的憫懷」的氣質，往往磅礴在他小說的精神裏。（待續）

合訂本

二卷	平裝五〇元	精裝七〇元
三卷	平裝六〇元	精裝八〇元
四卷	平裝七〇元	精裝九五元
五卷	平裝七〇元	精裝九五元
六卷	平裝七〇元	精裝九五元

每卷四冊，第一卷已售完

劉振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